

🔑 推薦序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一直是廣受關注，卻又不太為人重視的話題。

作為一名作家，要有一枚責任之膽，將所觀察到的諸多現象及其本質，坦率地在作品裏表達出來；作為一名父親，看到未成年人的困境時，還應該天然帶着一顆同理之心，對他們的遭遇有所理解與悲憫。

秦明兼具了這兩種身份，同時還多了一重職業身份，作為一名法醫，他還多具備一雙敏銳之眼，從專業角度予以剖析與解題，將一個個悲劇背後的潛在因素，一一提煉出來，揭示更具社會意義的議題。

責任之膽、同理之心、敏銳之眼，分別代表了一本好書的術、法、道三個層級。

當三者合而為一，即是這一本《白卷》的呈現。這本書標誌着秦明這三重身份的自我覺悟，也讓我們這些忠實讀者感受到一種沉甸甸的壓力。因為秦明毫不留情地撕破了虛掩的帷幕薄紗，讓真實順着殘破的縫隙透射進來，吹徹入骨。

但這本書的價值，絕非僅僅讓我們見證現實，它還是夜半在客船上聽到的一聲悠揚鐘聲，帶着悲憫、帶着善意，讓我們在沉沉黑夜中聽到一絲救贖的希望。

馬伯庸

🔑 自序

萬劫不復有鬼手，太平人間存佛心。抽絲剝筍解屍語，明察秋毫洗冤情。

一雙鬼手，只為沉冤得雪；滿懷佛心，唯願天下太平。

眾生皆有面具，一念之間，人即是獸。

近些年，我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很多人在呼籲要關注孩子的身心，但到底要怎麼關注、理解孩子？

作為一個父親，我也經常有類似的疑惑。關注、理解，我自認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孩子有的時候鬱鬱寡歡，又不願意把自己的心事告訴我們，我們這些當父母的就只有乾着急的份兒。如何和孩子及時有效地溝通？如何和孩子建立起良好的親子關係？

為了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我把《白卷》的主題定在了親子關係上。

很多人問我《白卷》這個書名有甚麼含義。

從表面上看，交白卷，可能是一種暗示，是孩子封閉自己、拒絕溝通的抗議；

而往深處看，交白卷，也可能是一種信號，是孩子渴望理解、渴求關注的求救。

在教育孩子的話題上，很多家長都覺得自己很委屈。明明做的事情都是為孩子好，孩子卻完全不領情。他們把一切責任歸咎於孩子的「叛逆期」——我也想溝通想交流啊，但我一開口，孩子就不樂意聽，這不就是叛逆嗎？

如果同樣的問題問孩子，他們也很委屈。家長一開口就是勸說做這個不做那個的，也從來不認真聽孩子說的話，這能叫溝通嗎？

兩邊都有不滿，兩邊也都有委屈。

這樣的情景，老秦自己也會遇到。小小秦也正處於「叛逆期」，所以我和小小秦促膝長談的時候，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捫心自問，我不算是一個特別善解人意的爸爸，但我覺得，這種溝通和交流的嘗試，對家長與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

老秦不是教育專家，也不知道健康的親子關係是否有正確答案。但老秦相信，所有心懷愛意的父母和孩子，都在生活中不斷地嘗試和摸索，探尋最適合彼此的相處方式。老秦所能做的，就是用書中這些根據真實案件改編的故事，給大家帶去一些警醒和啟發。

《白卷》的成書時間非常長，這並不是因為老秦找不到合適的素材，而是老秦希望能夠在親子關係的話題上，思考得更多、創作得更深入。所以，花了一年的時間，和元氣社的小夥伴們開了十幾次策劃會後，我才把《白卷》的中心主旨和創作大綱敲定下來。這裏也特別感謝元氣社的合作夥伴周瑜，在策劃討論的過程中，提供了心理諮詢師的視角，提升了思考層次，在討論中碰撞出了有價值的靈感，我們也借鑑了心理學家艾力遜（Erik Erikson）和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一些理念，完善了書中的人物設定。

我希望《白卷》可以為家長和孩子們打開一些思路，針對家長和孩子的溝通問題、家的意義、孩子們的人格和性格養成等，讓家長與孩子可以有更深、更廣闊的思考。

老秦認為，一個家中的每個成員都應該是平等的，每個成員的想法和意見都應該被尊重。孩子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他們同樣是應該被尊重的家庭成員。父母和孩子相守相伴的十幾年，無論對於父母，還是孩子，都是最為寶貴、最應珍惜的時光。

畢竟，父母不可能陪伴孩子的一生，孩子總要靠自己生活在世界上。父母不能替孩子做所有的決定，替他們解決所有的問題，真正愛孩子的父母，最終都要讓孩子學會自立。

在這個過程中，父母和孩子應該努力地去聆聽雙方的聲音，學會彼此尊重，學會彼此交流。父母和孩子對於彼此來說，都是第一次擔當這樣的角色，他們也都需要共同成長。

我希望，天下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孩子，都能不斷溝通、不斷探索、不斷成長。

我也真誠地希望讀者們，無論是家長，還是孩子，都能從本書中，獲得一點點啟發，接納自我，接納彼此，不交人生的「白卷」。

寫了這麼多，我已經開始期待你們的回饋了。

是啊，這就是文學創作的快樂所在。我可以和成千上萬的讀者一起探討一些讓人感到疑惑的問題，從寫作中或者讀者們的書評中，開啟討論，尋找答案，這是讓人何等欣慰與興奮的一件事啊！

在這幾年裏，也有很多讀者問我：為甚麼書裏非命案的案件越來越多了？

我覺得，我減少了命案的篇幅，而增加了其他意外死亡的故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老秦本身就是寫實派的作者，而實際情況中，命案的確是越來越少了；二是法醫工作絕對不僅僅是在命案中發揮作用，在死亡方式的判斷和整個訴訟過程中都能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希望我的讀者可以看到法醫在其他更多領域發揮作用的故事；三是法醫工作博大精深，除了現場分析之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案件需要法醫貢獻力量，我想讓我的讀者全面地了解法醫學專業。

我真心希望，即便在那些並不是命案的故事裏，你們也可以看到法醫的智慧與勇氣。

照例聲明，本書中所有人名、地名、故事情節均屬虛構，如有雷同，概不負責。書裏真實、接地氣的內容，便是那些公安刑事技術人員兢兢業業的工作態度、一絲不苟的嚴謹精神，以及卓越超群的細節推理。

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有那麼一群人，正在守衛着國家的藍天白雲。

叢斌院士在綜藝節目《初入職場的我們·法醫季》中說道：「法醫工作是為了維護公民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法醫學是國家醫學。它為國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提升，科學性、系統性地提供了必要的科學技術支撐。」

希望法醫秦明系列小說，可以讓讀者們了解叢斌院士這段話的真實含義。

那，我們開始吧！



🔑 目錄

推薦序	002
自序	003
出場成員介紹	010

引子 012

趁着夜色野釣的男人，忽然發現身邊的黑貓不見了。
牠仿佛被甚麼氣味所吸引，撕扯着河灘上一坨分不清面目的東西……

第一案 膠帶纏屍 028

在河邊擱淺的男屍，頭上都是傷口。
他死亡時，嘴和腳都被膠帶纏緊，不知為何，這畫面總讓人覺得哪裏不對勁。

第二案 消失的奶茶 066

佈景精緻的網路直播間，成了女主播的死亡現場。
鏡頭之外，遍地都是垃圾，奶茶灑了一地，卻唯獨少了裝奶茶的杯子。

第三案

五步必死 104

看到屍體手臂上腫脹的血泡，我仿佛看到了恐怖片裏的喪屍。我暗叫不好，趕緊給還在案發現場勘查的林濤打電話：「不要搜了！太危險了！趕緊撤退！」

第四案

網暴遺言 138

網路有股魔力，可以把人高高捧起，也可以把人重重摔下。「我已無法立足於世，來世若你自重，再做母子。」留下這句話後，16歲的少年失蹤了。

第五案

虛擬解剖 174

年輕女屍出現在偏僻的開發區，內褲已經被褪下，卻沒有被性侵的痕跡。要了解她的死因，我們不得不動用秘密武器：虛擬解剖。

第六案

死後歎氣 206

林濤端着相機，把鏡頭對準屍體的面部。突然他慘叫了一聲，從凳子上摔了下來：「他，他沒死！他剛剛歎氣了！」

第七案

囚鳥 240

一家四口，盲的盲，癩的癩，傻的傻。唯一健全的女兒，這天放學回家，卻發現屋裏橫着兩具屍體……

第八案

釘子 272

礦井下的爆炸，足以讓人體瞬間氣化，甚麼都不剩。可為甚麼這樣的地方，會藏着一具孩子的屍體？

第九案

四腿水怪 304

水庫開閘放水，正看着熱鬧的人們，突然四散逃開。有個人形的物體，隨着水流翻滾，越來越近，隱約露出了四條交錯的大腿！

第十案

斷腸密室 334

廁所的燈亮着，孩子半天都沒出來，門從裏面鎖住了。沒有人知道，渾身是血的孩子已倒在地板上，下腹鼓出了一個突兀的包……

尾聲

白卷 366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我們仍在一起，卻不再開口，也不再回答。

出場成員介紹

組長

秦明

職業：法醫

學生時代的暱稱是「秦大膽」，勘查小組的同伴們喜歡叫他「老秦」。即使已經工作多年，有時候也會有些急脾氣。生活中最在意的就是妻子鈴鐺和兒子小小秦，但忙起工作來，經常照顧不到家裏，這也讓老秦非常內疚。

林濤

職業：痕檢（痕跡檢驗）

林濤是秦明最早的搭檔，負責檢驗現場痕跡、收集物證。他長相清秀、性情溫和，私底下怕黑又怕鬼。每次勘查陰森恐怖的現場，都得鼓足一百倍的勇氣。如果把儲起來的勇氣用在告白上，或許他就已經不再單身了吧……

李大寶

職業：法醫

大寶原先是青鄉市的法醫，後來進入省廳勘查小組，成為第二位法醫成員。他對破案很着迷，也特別能吃苦，儘管時不時就要出差，也總是很樂觀，口頭禪是「出勘現場，不長痔瘡」。和女友夢涵（現在的寶嫂）經歷過很多風風雨雨。

陳詩羽

職業：偵查員

率直、好勝、戰鬥力很強，卻不太擅長交際，有時候說話容易得罪人。雖然父親是警察，但「小羽毛」沒有依靠父親的光環，而是靠自己的實力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在勘查小組裏，主要負責偵查方向的工作，因為平時愛好攝影，偶爾也承擔部分拍攝物證的任務。

韓亮

職業：司機

韓亮是個神奇的富二代，因為對破案有興趣，以輔警的身份加入省廳，每天開車載着勘查小組往返於案發現場和解剖室之間。因為韓亮的資料搜索能力特別強，見識也很廣，所以被小組成員譽為「活百科」。因為童年目睹母親的死亡，留下了心理陰影，雖然性格開朗，卻難以維持長期的戀情。

程子硯

職業：圖偵（圖像偵查）

程子硯性格內斂，容易害羞。看起來文文靜靜，但內心也有非常倔強驕傲的一面。她最初是因為痕檢工作表現突出被招入勘查小組，後來轉型專攻圖像偵查技術，在利用監控破案的領域裏做得非常出色。她還有一個妹妹叫程子墨，目前在守夜者組織中工作。

龍番河邊，萬籟俱寂，只有河水嘩嘩流淌。
 在深藍色的夜空中，飄着幾大團雲，時不時地把明亮的月光擋住。
 龍番河的這一段，夾在上游的番西村和下游的老王村之間，因為沒有實際意義上的小路，所以來的人很少。

河邊是一個小土坡，因為是荒地，沒有開發，所以各種形態的雜草，經受了冬季的寒風而乾枯，橫七豎八地簇擁在一起，把小土坡遮蓋得嚴嚴實實。這個地方被附近的村民稱為「二土坡」。

這一天晚上，僻靜的二土坡似乎有一些不同。

一束由強光手電筒射出的白色光芒，穿過這些雜草，在黑暗中晃動着。白光時不時掃過龍番河的水面，反射出粼粼的亮點。

剛剛出了正月，空氣還是刺骨的，冬眠的動物們還在蟄伏，河邊這一塊平坦的土坡上，只有鞋底摩擦植物發出的沙沙聲。

「哎喲！我的天，早知道這麼難走，我就不來了。」

「喏。」

老六扛着一捆魚竿，一邊向河邊走着，一邊舉起拎着塑膠桶的右手，向手背上哈着熱氣。他抱怨着這路怎麼這麼難走，又嘟囔着這天還真是夠冷的。

老六是番西村的村民，沒甚麼特點，就是普通到再也不能普通的一個人。他生平只有兩個愛好，一是釣魚，二是養貓。

釣魚不僅能滿足他的喜好，還能讓他有所斬獲，畢竟以老六的垂釣技術，總是能釣上一些好東西。這些鮮有的水產，拿到市場上是可以換來個好價錢的。

而養貓也花不了多少錢，他愛這隻養了十年的老黑貓，勝過愛自己的老婆。老黑貓也沒有貓的風骨，天天像條狗一樣，和老六形影不離，因為跟着老六，有魚吃。

龍番河是長江的一條重要支流，長江禁漁令下來之後，龍番河地屬的周邊地方政府對於禁漁令執行得非常嚴格。河邊每天都有專門的人巡邏把守，河面上也時不時可以看到巡邏的小船。他們的職責就是禁捕禁撈，就連釣魚，也只允許一人一竿一鉤。

引子

“

這個世界上最愛我的人，
 卻也最讓我窒息。

”

老六在村子的河邊，被抓了好幾次，也被訓誡了好幾次，甚至還有一次被罰了款。

可是，一人一竿一鉤對於老六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如此低下的工作效率，讓釣魚這項活動失去了原有的魅力。用老六的話來說，就是：賊不過癮。

於是，他打起了歪主意。

二土坡的這段河面，是沒人管的，因為政府的人也知道，這個地方沒路，人進不去。

但是老六偏要試試。

这天晚上，老六帶着他心愛的五根魚竿和一隻貓，穿過了這片荒無人煙的地方，來到了河邊。他還特地帶了一隻大塑膠桶，做好了滿載而歸的準備。

穿線、掛鉤、串餌、撒餌、拋鉤，老六駕輕就熟地完成了這一系列程式，他架好魚竿，坐在一塊冰涼的石頭上，搓着手、跺着腳，用摩擦起熱的物理學原理來對抗着依舊寒冷的空氣。

他一邊用手電筒輪番照射着幾個浮標，一邊下意識地去摩挲身邊的老黑貓。可是，老黑貓居然意外地不在他的身邊趴着。

「西西！跑哪兒去了？」老六揮動着手電筒的光束，在周圍尋找着。

雖然老黑貓的毛色很容易隱藏在夜幕之中，但是那雙可以反射手電筒光芒的眼睛很快就暴露了它的位置。

牠在距離河邊很近的地方，不知道在幹些甚麼。

「河邊有死魚嗎？不能吃，過來！」老六嚴厲地命令道。

老黑貓不情不願地轉過身子，三步一回首地向老六走了過來。老六捏着牠頸後的皮，把牠拎到了自己的懷裏。

這也是一種取暖的方式。

只過了一小會兒，已經有三條魚上鉤了，都不小，老六的心情大好，甚至都感覺不到寒冷了。他取下一根多鉤魚竿上掛着的一條小魚，準備扔給老黑貓吃。

可是沒想到，老黑貓又不見了。

「西西！」老六沒好氣地又叫了一聲，手上的光芒倒是下意識地照向了剛才的位置。

果不其然，老黑貓依舊在那裏。

「甚麼玩意兒？這麼吸引你？」老六苦笑了一下，邁開腳步，要去一看究竟。

他踩在河邊的石頭上，一步一個踉蹌地向老黑貓的位置走了過去。

「甚麼呀這是？」老六的手電筒照亮了老黑貓身邊的河灘。

黑暗中，似乎有一件衣服。就是那種中學生穿的校服，藍色的底色，胸間還有紅色和白色的條紋。

這地方都沒人來，怎麼會有衣服落在這裏？難道是上游漂下來擱淺的？

可是，老黑貓為甚麼會在啃一件衣服？這算是甚麼迷惑行為？

老六疑惑着，繼續靠近。

確實，那就是一件中學生的校服，只是那絕對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一件普通的衣服，如果沒有軀體的支撐，肯定會是癱軟的。可是這一件藍色的校服，無論是胸口還是上臂的位置，都是隆起的，就像有一個人穿着它一樣。

不過，也不全都一樣，因為手電筒的光芒照到了校服的領口，領口上，並沒有頭顱。所以，老六稍微松了一口氣，內心確認，那肯定不會是一具屍體。

走到了老黑貓身後一米的地方，校服已經能清晰地映入眼簾了。

而也就在此時，老六清楚地看到，那校服的領口，確實沒有頭顱——

但是，有半截脖子。

脖子上沒有頭顱，但是從脖子的橫截面上，可以看到白森森的頸椎和本應該是紅色卻被水泡得有些發白的肌肉。

一剎那，老六全身的毛都豎了起來，他發出了一聲自己一輩子也沒發出過的驚叫聲，並且向後一步跳出了兩米遠。

因為這一聲恐怖的驚叫，老黑貓也被嚇得尾巴的毛髮都豎起來，生生蹦起了一米高。

老六摔坐在地上，感覺不到屁股的疼痛，他瞪大了眼睛，全身抖成了篩糠，卻不是因為天氣的寒冷。

無頭的屍體依舊平靜地躺在河灘的亂石上，隨着水波的推動，輕輕地晃動着肩膀。

2022年的春分已過，進入了3月的下旬。

疫情時有發生，大家都時刻關注着自己的健康碼和行程卡，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被傳染生病了。

天氣還是很冷，即使把帶棉質內膽的警用冬季執勤服穿在身上，都感覺不到暖和，也可能是這個現場一來很荒涼，二來在水邊。

這居然是我們勘查小組今年出勘的第一個現場。

我叫秦明，是個法醫。我們勘查小組的全名，是龍林省公安廳刑警總隊物證鑑定中心第一勘查組。每個勘查小組，一般都由法醫、痕檢、偵查員等不同職能的員警組成，組員來自公安廳各部門。遇到非正常死亡事件或案件，各個勘查小組就會受命迅速組隊，奔赴現場。

我是勘查一組的組長，和我一起搭檔辦案的還有五個「老夥計」。比如身邊這個默默把領口拉鍊拉高了一些的傢伙，就是勘查小組裏司職痕跡檢驗工作的林濤，他一邊穿過荒涼的灌木叢，一邊小聲說：「這種鬼地方，居然有人敢晚上來。」

這個名叫二土坡的地方，確實就是一個荒涼的土坡，連植物都生長得很蠻橫。想越過這個土坡，抵達導航顯示的現場，只能靠步行。小組裏的圖偵專家程子硯，正在對照着地圖的資料，給我們引路。

「你以為都像你。」陳詩羽是刑警總隊重案科負責人，也是我們小組裏的偵查員，我們一般喊她「小羽毛」。她本來跟程子硯一起走在隊伍的前頭，聽到林濤的嘟囔，一邊嫌棄地吐槽着，一邊從身邊的灌木上折下一根粗樹枝，回身遞給了林濤。

林濤接過木棍當成拐杖，一邊打着身邊的灌木，一邊小心翼翼地問：「不會有蛇吧？」

「冬眠呢，笨蛋。」法醫大寶也折了一根樹枝。

「不是春分了嗎？」林濤看了看天邊剛剛升起的太陽，說道，「9月進土，3月出山嘛。」

「那您可要小心點了。」大寶哈哈一笑，說，「說不定蛇也有『起床氣』。」

第一案

膠帶纏屍

“DNA 決定了我們是甚麼，
但不能決定我們將成為甚麼人。
我們是甚麼不會改變，
但我們能成為甚麼則在一直變化着。

——美劇《破產姐妹》(2 Broke Girls)

「別扯了，到了。」我最先爬到了土坡的最高點，可以看到嘩嘩流水的龍番河邊，此時已經拉起了警戒帶。

先期抵達的民警，此時正坐在一塊石頭上打着瞌睡。

「來了，來了，你們辛苦了。」我身邊的龍番市公安局韓法醫喊了一句，打瞌睡的民警立即清醒了過來，走過來，扶着我們跳下土坡。

「秦法醫，報警人是來這裏夜釣的，無意中發現了這一具擱淺的屍體。」民警指了指河岸邊的一個擔架，說，「是一具無頭屍體。我們怕屍體繼續浸在水裏，所以先撈上來放進屍體袋後，再放在擔架上了。」

「碎屍案件，感覺好幾年都沒見過了。」韓法醫皺起了眉頭說道。



近年來，因為科技迅速發展，破案率不斷攀升。龍番市已經連續五年命案偵破率 100% 了。隨着打擊力度的增大，命案迅速減少。現在的命案發案率只有 15 年前的五分之一了。節約下來的警力，利用剛剛發展起來的 DNA 新技術，撲在了命案積案的偵破上；這兩年，光龍番市一個市，就偵破了四十餘宗命案積案。

像今天一大早，市局刑事技術部門就接到了碎屍案的報警的情況，已經很久沒有發生了。所以韓法醫給我們省廳的值班室打了電話，值班員正好是大寶。好久沒出現場的大寶第一時間報告了現已身為刑警總隊副總隊長兼物證鑑定中心主任的師父陳毅然，再把我們全部從睡夢中喊醒，一起來到了這個位於龍番市市郊邊緣的村落——番西村。到了番西村的邊緣，就沒有路了，我們只有步行越過了這個二土坡，來到了龍番河邊。

「這河邊，看不出甚麼痕跡物證啊。」林濤走到河邊，河水拍了過來，他機敏地向後一跳，說道。

「我們初步考慮是擱淺的，也就是說，是從上游漂下來的。」先期抵達的民警說道。

「既然是無頭屍體，那要考慮頭顱去哪裏了。」我一邊穿戴着解剖服，一邊說道。

「如果也在水裏，估計正在往下游慢慢漂吧。」民警說，「藍天救

援隊¹已經幫忙在下游比較窄的河道拉上了漁網，說不定這幾天就能發現。」

「嗯，很重要。」我說完，蹲了下來，拉開了屍體袋。

隨着屍體袋被剝離，裏面的屍體完整地暴露了出來。

屍體沒有頭顱，半截脖子露在領子外面。從身形上看，是一具男性的屍體，但是肩膀較窄，頸部的皮膚細嫩，身上穿的還是一件類似中學的校服，應該是一具未成年人的屍體。屍僵²幾乎快要完全形成了。

「死亡不超過 24 個小時。」我看了看手腕上的手錶，現在是上午 7 點半。我又掀起屍體的衣擺，按了按屍體背後的屍斑³，很容易就壓之褪色了，這也驗證了我的推測。

「估計是昨天下午死亡的。」我補充了一句，「只可惜，冬季水中的屍體，通過屍體溫度下降來判斷死亡時間，就不準確了。可以通過解剖來看看胃內容物。」

「有隨身物品嗎？」林濤見河邊毫無痕跡可循，就走過來看着我們屍檢。

大寶此時已經掏了屍體所有的口袋，遺憾地搖了搖頭。

「不要緊，屍體穿着校服，這個很好查。」我說。

「那可不一定，我聽說有一些區，所有的中學校服都是一樣的。」林濤說，「唯一不一樣的，就是胸口的 logo。」

我連忙展開了屍體胸部的衣服，這裏確實有一個 logo，但是被一團墨蹟污染了，根本無法看得出上面印着甚麼字。

「是犯罪分子故意抹去了 logo 嗎？」大寶用胳膊推了推眼鏡，盯着 logo 仔細看。

¹ 編注：藍天救援隊是一個中國內地的民間公益緊急救援機構。

² 屍僵：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屍體現象，法醫經常運用。幾乎在所有的屍體上都會出現，而且有着較強的規律性。人體死亡後一至三小時，屍體上就會開始出現屍僵。屍僵形成時，先是固定一些小關節，然後逐漸擴展到大關節，緊接着把所有關節都牢牢固定住。隨着死亡時間的延長，屍僵又開始逐漸緩解，最後屍體再次呈現軟綿綿的狀態。這一特徵，對法醫粗略推斷死亡時間有着重要意義。

³ 屍斑：指的是在屍體上會出現淡紅色、鮮紅色、暗紅色的斑塊，斑塊連接成片，位於屍體低下未受壓處。屍斑的顏色和狀態有時也能提示死亡時間和死因。

「不會的，如果這樣，那還不如把衣服直接剝掉扔了。」我搖了搖頭，說道。

「說得有道理。」大寶點了點頭。

「還有，我說過很多次了，不要先入為主，你怎麼知道這就是一宗命案？」我說。

「我只是脫口而出，脫口而出。」大寶嘿嘿一笑。

「不是命案？」陳詩羽湊了過來。

「你看看這裏。」我用手指了指屍體頸部的斷端，說，「頸部的皮膚沒有皮瓣，說明切斷頭顱的作用力是一次形成的。再看看頸椎的斷面，非常整齊。你說，甚麼人、用甚麼工具，才能有這麼大的作用力？」

「劊子手用大刀！」林濤似乎在腦海裏出現了一個畫面。

「這是船隻的螺旋槳切斷的。」韓法醫淡定地說道。

「對對對，我們以前就見過船隻螺旋槳切斷肢體的案例。只是這個正好切斷頭顱的，實在是有点巧合。」大寶說。

「是啊，你們看看他的領子，是有一些血染，但是痕跡很淡。這說明斷頭之後，流出的血液不是非常多，而且很快就被稀釋了。這個跡象可以肯定，死者被斷頭的時候，一來已經死亡了，二來是在水中被斷頭的。」我說。

「嗯，不是命案，那我心裏好受多了。」陳詩羽說，「畢竟是個孩子……」

「我也沒說不是命案。」我打斷道，「只能說被船隻螺旋槳斷頭的時候，孩子已經死了。但他究竟是怎麼死的，還需要我們進一步調查。」

「知道了，我這就去組織調查屍源。」陳詩羽說道。

「嗯，我們現在要去解剖室，對屍體進行一個解剖。」我說，「死因至關重要了。」



勘查小組的司機韓亮驅車載我們趕去殯儀館，卻被早高峰的車輛堵在了路上，陳詩羽的電話就在這時候接進來了。她說有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藍天救援隊的工作效率很高，目前已經在

屍體下游 500 米處的水域，找到了一顆頭顱，會同時送到殯儀館解剖室。壞消息是，教育局要求全市初中、高中、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上學期間必須着校服，下達通知後，大量的學校一起訂購，導致這種類型的校服覆蓋面很廣，大概涉及兩百多所學校，目前還沒有確定死者屬於哪個學校。調查屍源需要時間。

「兩百多所學校穿一樣的校服？」大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據我所知，教育部門認為這個年紀的孩子最愛漂亮，所以為了防止互相攀比衣着，防止奇裝異服出現，防止因為沉迷衣着打扮而影響學習，就禁止穿校服以外的衣服了。」韓亮邊開車邊說。

「這，合理嗎？」大寶還是很驚訝。

「我又不是教育專家，我怎麼知道合理不合理。」我拍了一下大寶的肩膀說，「到殯儀館了，我們把自己的工作幹好就行了。」

我們剛剛把解剖台上的屍體衣物全部脫去，藍天救援隊就把死者的頭顱送來了。我們比對了一下斷面，雖然還需要進一步確認 DNA，但也基本可以斷定這就是屍體的頭顱。

死者果然是一個面目清秀的小男孩。

「我們買了一台可攜式 X 光機。」韓法醫打開一個手提箱，拿出一個和礦燈差不多大的東西，在死者的關節處掃描了起來。

對於未成年人的年齡推斷，無須取下恥骨聯合進行推斷，而可以通過六大關節（肩、肘、腕、髖、膝、踝）的骨骺癒合情況來推斷，這就是法醫的骨齡鑑定技術，操作簡單，結果也比看恥骨聯合更準確。

這種 X 光機是數位化的，拍攝完之後，就可以立即在筆記型電腦上看到骨質的細節了。我一邊感歎現代科技的發展如此迅速，一邊看着片子說：「估計 15 歲。」

10 年前，我曾經去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學習骨齡鑑定。理論上，通過觀察骨骺癒合程度特徵，再運用公式計算是可以將年齡誤差縮小在 ± 1 歲的範圍內。我記得公安部物證鑑定中心的一個大實驗室裏，收藏了數百份 X 光片，涵蓋了各個年齡層、不同性別的 X 光片資料。我學習的幾個月，就是天天看片子。那段時間的學習，讓我掌握了不需要公式計算，就能大致推斷出年齡的技能。

「是吧，中學生。」大寶說，「如果把誤差範圍算進去，14 到 16 歲，那就有可能是初中生，也有可能是職高技校生，還有可能是高中生。」

「屍源調查，還是需要依靠小羽毛她們偵查部門啊。」我歎了口氣，說，「我們先搞清楚死因吧。」



在對死者頸部斷端進行拍照固定後，我們開始了解剖工作。

「一」字形⁴切開胸腹腔後，我們取下胸骨，暴露出了屍體的胸腹腔臟器。我用止血鉗找到了食管和氣管的斷端，然後分離出來，切開，發現食管內乾乾淨淨，沒有泥沙，但是氣管內有很多葦狀泡沫⁵。

「葦狀泡沫！他是溺死的！」大寶說，「跳河自殺？」

「那可不一定。」我說，「確實，葦狀泡沫最常見於溺死。但是，有很多其他死因也可以看到葦狀泡沫。比如捂壓導致的機械性窒息、電擊致死甚麼的。」

「水裏的，就要首先考慮溺死嘛。」大寶說。

「是啊，先看看。」我說。

我知道，如果死者真的是溺死，那自殺或者意外的可能性就大了。大寶用止血鉗從死者口中拔了一顆牙齒，扔到裝有酒精的燒杯裏。

「斷頭了，食管、氣管都斷開了，為甚麼這些泡沫還會存在啊？」韓亮在一邊好奇地問。

「因為人的食管、氣管是有彈性的，一旦斷頭，會導致回縮。」我說，「即便是泡在水裏，水也不可能完全灌進食管和氣管啊，所以泡沫不會被水沖走。你這個活百科，居然不知道這個嗎？」

「畢竟我不是醫學生嘛。」韓亮笑了笑，說，「我記得你之前說過，判斷是不是溺死，可以看器官裏有沒有矽藻，如果水不容易灌進去，那豈不是也可以看矽藻來判斷了？」

4 「一」字形：是一種解剖術式，直線切法，即從頸部一直劃開到恥骨聯合，打開胸腹腔。

5 葦狀泡沫：指在屍體口鼻腔周圍溢出的白色泡沫。葦是一種菌類，這種泡沫因為貌似這種菌類而得名。葦狀泡沫的形成機制是空氣和氣管內的黏液發生攪拌而產生，大量的泡沫會溢出口鼻，即便是擦拭去除，一會兒也會再次形成。比如人在溺水的時候，因為呼吸運動，水和氣體在氣管、肺之中混合攪拌，就會形成葦狀泡沫。

「不錯啊，你進步很快。」我說，「『吸入』是生活反應⁶，既然我們已經斷定了死者是死後被斷頭的，那麼水是無法被吸入的。也許因為有少量的水可能流進氣管，肺內有可能發現矽藻，但是肝臟、腎臟內是否有矽藻，也可以為死者是否為溺死做參考。記住，矽藻檢驗⁷的結果只能做參考，而不能斷定。」

「所以，還是得看解剖情況，對嗎？」韓亮說道。

我點了點頭，用手捏了捏死者的肺部。隨着肺臟被我擠壓，又有一些泡沫湧入了氣管。

「沒有水性肺氣腫啊。」我說，「肺臟也是萎縮狀態，沒有肋骨壓痕。」

「啊？難道真的不是溺死？」大寶有些慌了，連忙找出了死者的胃，用剪刀剪開。

死者的胃內，還有一些黏糊狀的物體，說明胃內容物已經消化到了不成形的狀態，應該是末次進餐後四五個小時的狀態了。

「沒，沒有溺液！」大寶說，「你說會不會是乾性溺死？」

「是啊，不是還有乾性溺死之說嗎？」韓亮看我們解剖多了，對法醫名詞也能如數家珍了。乾性溺死，是人落入冷水後，因為迷走神經受刺激，導致心跳驟停，又或者導致聲門痙攣，從而窒息死亡的情況。

我一邊舀出一點胃內容物，在水流下面慢慢沖着，一邊說：「你們不覺得，窒息徵象不太明顯嗎？還有，是不是乾性溺死，有個前提，那就是得排除其他所有的死因。」

很多人認為法醫對死因的鑑定，就是看到甚麼定甚麼，是看圖說話。其實不然，即便是最明顯的死因，法醫也不會輕易下結論，而是都需要排除其他所有的死因，加之最後有依據來認定真實的死因，一個正證，充分反證，這才可以得出最後的死因。

6 生活反應：人體活着的時候才能出現的反應，如出血、充血、吞咽、栓塞等。

7 矽藻檢驗：任何水裏都有硬殼保護的矽藻。法醫在對屍體內部器官進行硝化後，即用濃硝酸將軟組織破碎、破壞後，軟組織硝化殆盡，有硬殼的矽藻則會保存下來。法醫對硝化後殘留的物質進行顯微鏡觀察，如果死者的肺裏有很多水中的矽藻，只能證實死者屍體曾在水中；而如果這些肺中的矽藻隨着血液迴圈到達了肝臟和腎臟，便是生前溺死的一個參考證據。法醫主要是用這種方式來參考判斷死者是不是生前溺死。

很顯然，現在這個死者還有很多其他死因沒有被排除。

「可以排除啊！你看，死者全身，包括顱腦都沒有損傷，可以排除機械性損傷死亡；孩子還這麼年輕，臟器你都看見了，從大體上，基本可以排除有致命性的疾病；口、鼻和頸部都沒有任何損傷，也可以排除其他機械性窒息導致的死亡。」大寶很少這樣連珠炮似的說出自己的觀點。韓亮若有所思地點著頭。

「還有，如果是刺激迷走神經導致的乾性溺死，窒息徵象也會不明顯。」大寶看了看韓亮，又補充了一句。

「是，你說的有道理。」我說，「氣管內有泡沫，這是正證，你們也排除了很多其他死因，這是反證。但是還有中毒、電擊和高低溫致死沒有被排除啊。」

「所以，還是得做病理和理化啊！」大寶說。

「是啊，這是必須的。」我說，「你確實排除了很多其他死因，但是如果死者溺死的徵象明顯，我們基本就可以心裏有數是溺死。但是如果不明顯，考慮的是乾性溺死，就得排除得更徹底。」

說完，我又繼續檢驗了死者的肺臟和胸壁肌肉，說：「死者呼吸肌沒有出血，肺葉間也沒有出血點，這些也都不支持是溺死。實際上在乾性溺死中，有時候因為死者在水中有掙扎過程，會導致胸鎖乳突肌等一些肌肉的出血，這具屍體也沒有。所以我們還沒有特別好的依據來證明他落水的時候是活着的。」

我的言下之意，死後拋屍的情況不能排除。而死後拋屍，是命案的可能性就大了。

「送病理，送矽藻，送理化。」大寶說著，打著手勢，讓韓亮記錄下來。我們勘查小組在工作安排上經常是「人盡其用」，韓亮和林濤都給我們做過解剖記錄。

「還有這個。」我注意到死者的小腿處有一條橫行的褐色印記，說道。

我拿過一塊紗布，仔細擦了擦這一處印記，確定這條印記是皮膚的改變，而不是黏附的泥土。因為印記擦不掉。

「我還以為是泥巴呢。」大寶也擦了擦，說，「這是啥？陳舊性疤痕？」

「不知道，被水泡得很嚴重，看不出形態了。」我一邊說著，一邊

用尺子量了量，說：「寬不到一厘米，卻有 10 厘米長，周圍又沒有針眼縫線的痕跡，不是手術疤痕。而且還有點突出皮面，又不是胎記。」

「說不定，就是一個新鮮的擦傷，被水泡成了這樣？」大寶問。

「顏色不像啊。」我說完，用手術刀沿着印記的周圍劃了一圈，把這一塊皮膚取了下來。

「皮下是正常的，肌肉組織沒有出血。」大寶說。

我點了點頭，說：「沒關係，拿去找老方也一起做個病理，就清楚了。」

老方是龍林省公安廳負責法醫組織病理學檢驗的副主任法醫師方俊傑。

大寶「嗯」了一聲，拿過剛才的燒杯，把剛才拔出來的牙齒夾出來，看了看牙頸部，說：「哟，有玫瑰齒⁸！說不定就真的是溺死呢！」

「別着急。」我被大寶着急的樣子逗樂了，說，「等所有的檢驗結果都出來了，再綜合判斷也不遲。這起案件的死因比較難確定，還是慎重一點比較好。」

我讓大寶先開始縫合屍體，我又同時仔細檢查死者的衣物。一件被墨水污染了的校服，一件加厚的 Adidas 衛衣，一件棉毛衫。下身是一條 Nike 的加厚運動褲、一條棉毛褲和一條內褲。腳上是一雙 Nike 的運動鞋。這些衣服都是商店裏賣得比較多的款式，想從來源上查屍源，難度很大。

但在檢查的過程中，我發現了死者的鞋底花紋中夾着一個粉紅色的物體。我小心翼翼地將物體夾了出來，因為面積很小，很難判斷是甚麼東西。

「鞋底還黏着東西呢？」韓亮說，「沒被水沖掉？」

「是夾在花紋夾縫裏的。」我說，「肯定不是水裏的附着物黏附的，應該是踩上去的。」

「那就有價值了。」韓亮說，「雖然是殘缺的，但是我盲猜是櫻花花瓣。」

⁸ 玫瑰齒：是法醫對窒息徵象中「牙齒出血」現象的一個浪漫型表述。教科書上認為，因機械性窒息、溺死、電擊死的屍體，在牙齒的牙頸部表面會出現玫瑰色，經過酒精浸泡後色澤更為明顯。

我看了看韓亮，又看了看物證袋裏的粉色片狀物體，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於是說：「那就交給你了，回頭你送去農大，讓農大專家們幫我們確定一下。」

「沒問題。」韓亮說，「說不定還能做個植物 DNA⁹。」

縫合好屍體，我們回到了廳裏。

此時在外調查的陳詩羽和程子硯，以及在現場勘查的林濤都回到了辦公室。從他們的表情就看得出，他們的調查和勘查一無所獲。

「按理說，孩子丟了一晚上，家人肯定報警了啊。現在大家應該都知道未成年人只要一走失就可以立即報警的吧？」陳詩羽說，「可是所有派出所都沒有接到孩子走丟的報警記錄。難道遇上了不負責任的家長？」

「是，很奇怪。」我皺起了眉頭，心裏想着，不會是家長自己作案吧？

「勘查也沒進展，根據大致的死亡時間和水流速度，往上游去找有可能的落水點，但範圍實在太大，條件也很差。」林濤說，「只能大致鎖定範圍是在番西村西側的那一些小山附近落水的，但無法找到痕跡物證。」

「死因我們也暫時無法確定。」我說，「因為覺得不太像溺死，所以也不能確定這案子是不是命案。如果屍源、痕跡和死因都暫時無法確定，我們也不要太早下結論，先讓偵查部門按照命案的標準來開展，我們靜待輔助檢查的結果。」

我的話音剛落，桌上的電話鈴就響了起來。

我拿起話筒，說：「師父，我們都在，甚麼？又有個落水死亡的？在雲泰？又是個年輕人？好的！我們馬上趕過去！」

⁹ 植物 DNA：和人的 DNA 鑑定一樣，植物 DNA 鑑定同樣可以對植物進行同一認定。法醫秦明系列萬象卷第六季《偷窺者》（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2）中的故事「幽靈鬼船」，就是法醫發現了一片附着在屍體上的樹葉，通過對樹葉的 DNA 鑑定，找到了樹葉所屬樹木的位置，並且順利破案。

「我說吧，有的時候奇怪得很，一來案件吧，都一起來差不多的。」大寶說，「水裏的屍體剛剛解剖完，又來一個。」

「不要迷信。」林濤瞥了大寶一眼。

「這句話你自己好好記住就行。」陳詩羽反駁道。

在趕去雲泰市的路上，我們已經從黃局長那裏了解了基本案情。我的師兄，和我一起並肩偵破「雲泰案」¹⁰的黃支隊，現在已經是雲泰市分管刑偵的副局長了。法醫專業性很強，一旦將老法醫提拔了，就要重新培養新法醫，培養的成本和時限都是困難，所以一般情況下，法醫是很難得到提拔的。一個法醫能做到市級公安機關的副局長，鳳毛麟角，這充分說明了黃局長的優秀。

今天上午 10 點半左右，也就是我們在縫合一具屍體的時候，有個農民到雲泰市清河邊取水時，發現了一具擱淺的屍體。其實，和龍番的這個案子相似的點，是屍體都是被擱淺後發現的，死者都是年輕男性。僅此而已。實際上，清河只是一條小河，最深的地方也就 1.5 米，屍體若在水中，是非常容易擱淺的。

「上一宗案件，說不定還有可能是意外或者自殺，這一宗肯定是命案嘍？」林濤說，「兩起不一樣。」

雲泰市市局的高法醫已經在岸邊初步看過了屍體，嘴和腳是用膠帶捆的，頭上還有很多挫裂創口。所以看上去，無論如何都是一宗殺人後拋屍的案件。

「把屍體拋在這種小河裏，實在不是明智之舉。」我說，「拋屍是為了延遲案發時間，可是在這種小河裏，很容易就被發現了。」

「誰說的，拋屍也可以是為了撇清關係，所以拋遠一點，你都說過，『遠拋近埋』¹¹嘛。」林濤反駁道，「河水是流動的，如果兇手沒有

¹⁰ 見法醫秦明系列萬象卷第二季《無聲的證詞》（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一書。

¹¹ 遠拋近埋：這是分析命案兇手遠近的常用手段。一般有藏匿屍體行為，比如埋藏屍體的，說明屍體埋藏地點離兇手比較近；而拋棄屍體，沒有明顯藏匿行為的，說明兇手是從別地來的。